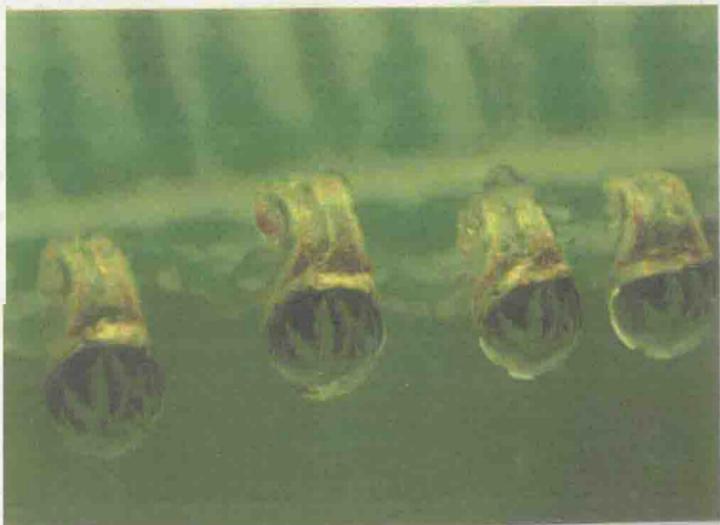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羡林

张承志

• 吉林摄影出版社

冰山之父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冰山之父

张承志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季羡林, 谷向阳主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冰山之父 张承志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秋生于北京。1972年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学习，1975年毕业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北方民族史暨蒙古史专业，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专业作家。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重要作品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

作者小传

目 录

作者小传	(1)
心火	(1)
圣山难色	(9)
荒芜英雄路	(14)
夏台之恋	(23)
无援的思想	(41)
清洁的精神	(60)
冰山之父	(76)
小寨新年	(91)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	(101)
忆汉家寨	(109)
被潮水三次淹没	(115)

目

录

心 火

儿时的往事逝去得实在太久了。

无论是生存规律的制约还是社会条件的改造，都足以使像我这样的生长在大都会的青年渐渐淡忘了自己的血统上的那一点独异。人至中年，潜心民族历史且又迷恋文学，常会有对那些难以追溯的故事的叹息，总觉得自己太不懂得珍惜，觉得自己不觉之间已然失去了什么。

能记得的，是我家在下雨时烙饼的锯末火。那是昏黑的胡同巷子深处，白发苍苍的外祖母用一柄令箭样的条铲，拨着平时向木匠讨来的锯末。面饼的香味儿扑满了小院。邻居们都在小声议论，孩子们则围着不散——看着我们这家山东人的新奇吃法。那火微微的，火苗又小又柔，锯末漫上后，甚至熄了似地烟也不冒；但不久，那柔柔的火苗又悄然爬了出来。

像那锯末火一样，在我心底里和那些淡薄的记忆一起，也还有一点朦胧的光亮，像一苗慢慢燃着的，淡蓝微黄的火。

比如，似乎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听姐姐说过：你的名字叫赛义德。虽然她仅仅说过这么一次，而且直至今

心火

日我都未曾问问母亲这桩事——但这句话却时隐时现地沉入了我的心底。

现在已经无需向母亲询问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波斯语词。元初经略云南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名字中就有这个成分。据《史集》记载，这个名字是圣裔才用的，赛典赤是一个真正的华族。

再比如，还记得小时常见到外祖母独自跪在墙前，微低着头，神情艰忍，口中默诵着什么。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她嘴角频抖着，“主啊——”她唤道。

她的这种举动给我留下了烙刻的印象。或者说，她传达给我了一种痛苦的刺激。水泥地板上，我想，她的膝盖多疼呐。我长久地无法赞同她。我不承认这种无形的苦。

——而现在，甚至在吐鲁番的阿撒·吾克甫，当看到膝上绑块胶皮，一爬一屈地从和田赶来朝拜圣徒墓的无腿的乞丐，我也不觉惊奇了……我甚至想，他们才算真正传递着清真的传统，而外祖母和我们这一支山东的回族却改变得太多了。

像我家那顽强地舐着熏得黑黑的锅底的锯末火一样，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里留存下来了。我长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记住它，但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想，这种心火并非专属于回族儿童。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藉以相互区别的心理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来说，他们原先并不懂得什么民族的情感，他们不过是从这萌芽般的小小火苗里意识到：这里有自己。

但是，使人们尊重这种“自己”是一件极难的事。

我相信每个北京城里的回族儿童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胡同里，在球场上，在因为蜻蜓、弹弓或者一张香烟盒折成的三角而发生的厮斗中，对手祭起了法宝：“小回回，奸又奸，拿根猪尾巴往家颠。”这种开心的歌谣也像北京城的豆汁、鸟笼子、糖葫芦一样，世代相传，源远流长。它增添着老北京人饭后茶余的闲趣，也伤害着一批批本来可以更开朗、更光明的纯净童心。

现在，我早对这种无可厚非的玩艺儿充分原谅了。我甚至觉得，若是连这点东西也没有了，世界也未免太不真实。历史上，在民族集团之间，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也常常开这种玩笑的，开到血流成河的地步。芸芸众生中万相纷纭，这点事情又算什么呢。

只是那心火的种子击在侮辱的石上，它燃起来了。像许多回族少年一样，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形变、既凶蛮，又羞涩；既怯弱，又自尊。不过，那时的一切心理和作为，今天看来都显得既愚蠢，又好笑。

时间长了。我们虽然还被人们称为青年，却已喜欢像老人一样地看世界。我满以为，孩提时代的那一点心火早在循回的世事变迁中，离我远去了。

1975年，我在青海乐都县参加二次考古发掘。在著名的甘青彩陶文化中有一种类型，考古学以其发现地命名，称之为马厂类型。那些墓中出土的彩绘陶器，已经成了甘青两省的骄傲。借着和这种考古学文化的缘分，

我第一次接触了西北的回族。

那是马厂类型陶器的出土地——马厂坪的一批逃荒农民。他们在湟水的河漫滩上支起帐篷，烧起篝火，铁锅里煮着讨来的百家食。一个农民倚着帐篷立着，久久地盯着我。他手里捧着一只褐色羽毛的尕拉鸡子。我记得，他眉毛浓黑，眼神冷淡。

“买个尕拉鸡鸡吃吧！买一个！你们城里人不在乎那几块钱！”他拦住我说。

他的声音又粗又重，忿忿的，像在和我争执。头顶上那顶白帽染着污斑。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慌忙离开了湟水边的杨树林子，回到了村里，我发现，一直很久之后，我依然心情烦乱。

这件事悄悄地潜入了我的心底。在我离开了青海很久以后，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那些彩陶器上花纹的分类以后好多年，我在短篇小说《湟水无声地流》中描写了这些曾与我交臂而过、但我已再不能忘却的回族农民。

小说远非成功之作。我在些微感到欣慰的同时，更感到自己心灵上已背上了一种沉沉的重负……

1980年夏天，我在考察东部天山南北麓历史文化分区时，骑马踏查了吉木萨尔至吐鲁番的古代天山通道。

在雪线以上的天山峡谷里，我在陡峭的山道上遇到了一个赶着四头毛驴的吐鲁番回族农民。那一夜，我们搭伴露宿在山崖下的一个松枝盖顶的地窝子中。夕阳隐没后，阴云笼罩的大山寒气逼人。他绊了马，走了过来，打量着我。后来他说：不嫌脏，就穿上我这条棉裤吧。

这一夜，你的腿抗不过去！

雪山上不是讲礼客套的地方。我立即把手伸了出去。

也许这一夜的温暖对我一生都是关键的。

第二天，我们成功地越过了大坂。我成了我国历史学界越过这座大坂的第一个人。

后来，我在一次访问日本期间，就这个问题与日本的中亚史研究者们作了交谈。我的论文《宋代王延德北庭——高昌路线考》的发表，是稍后的事情。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在国际学界引起注意。

在东京大学护雅夫教授的研究室里，这位著名的突厥学大师见面第一句话就说：

“张君，听说你搞了王延德那条路线？差不多一百年了，还没有人作这件事哟。”

我静静地望着这位老先生。

难道我能对他讲，有一个回族的赶毛驴客，是他把棉裤脱下来给了我？……当时，我只是感到：人心底最动人、最宝贵的感情，是很难有办法表达和诉说的。

但我心里那火渐渐蔓延了。我已经模糊地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寻找这表达和诉说的形式，我要为他们作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

在我为数不多的可怜作品中，母亲常常是我描写的一个主题。我甚至以为：对母性及其含量的理解程度是区别人类的标识之一。我们的那苗心火，在她们面前丰富了，生动了。

心火

我常常仔细地注视着我的妈妈。

也许，儿子最大的痛苦就是他随着阅世日深而增加的对母亲的负疚感。

当我和我妈妈同处一室，各自默默地忙着手自己的事的时候；当我在深夜里听见她辗转不眠，突然轻轻地长叹一声的时候；当我望着她满头的银发和她那黑黑的、深陷的、以前一定是极美的眼睛；尤其当我远远看见她在肮脏的街道上迈着大步，从嘈杂的人群中摇晃着，笔直地朝我走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掀起了简直无法遏止的冲动。除了我，还有谁能为她倾诉那整整一生的酸辛、光荣、折磨和不平呢？如果我不能做到，如果我没本事安慰她坎坷过分的人生和饱创的心，我能得到原谅和安宁么？

还有我生身的这个默默无言的民族。这毕竟是我的根，毕竟是我心灵的一笔财富和欠债。当我愈来愈多地了解了她的过去，了解了她的牺牲与屈辱，特别是了解了人们对她的无知、不尊重、愚蠢的猜测和议论之后，我开始问自己：哪怕是为了科学吧，难道你有权利对她不负责任么？

——这些难以尽诉的情感都溶进了那微微的心火。我知道，这火焰变得复杂了、顽强了、充斥着野性的力量，连我自己也无法把它摆脱。

1978年，我的第一篇小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去年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又分别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但我一点不敢沾沾自喜，我已深知现象、真实和目标这几者之间种种的差异。我不仅不敢忘记属

于自己的偶然性，也想尖锐地剖析别人一举之得的偶然性。我对文学的严峻淘汰和考验深怀畏惧，我从许多志得意满者的身上看见了可悲哀的本质。我警告自己：肤浅和愚昧的陷阱埋在每个人前方的路上；要严格律己，两倍于人地投入热情，两倍于人地增长教养，要使自己拥有的比别人多得多。

大概也正因此我不能把手伸向回族作家的桂冠，甚至我不愿在作品上署明民族。因为历史是那样写着的：回族从她诞生的那天，就别无选择地与中华民族相濡以沫。哪怕她还是以 Sart 人的名称进入中北亚、进入盛唐文化之中时，就已经丧失了发展哪怕是心理上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些许土壤，尽管她在那时就是一个高文化水平的集团。

她只有爱国，尽管只有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外来民族。她没有一种特殊的母语，但她具有着最特殊的心理素质。她不可能对成为东方基础的汉文明采取任何的排斥态度，因此也避免了陷于狭隘。历史规律不允许她自吹自擂，封闭自己。在唐元以来的历史长河中，她的儿女人才如涌。她若代表，就代表中华民族的水平。

她得天独厚的长处和财富，就是那心之火，那心火使她不狂妄、不冷漠、不屈服，在自己神秘的内心世界里暗自体味着那自儿时以来就有的，他人无法理解的深沉感受。这感受是尊重人、理解人、正视自己和发愤努力的基础，是一种生命般的力量。

哦，我已经无法概括这心灵之火的包含。当我在南国广州的光塔寺旁，在北京的教授宅院里，在古朴得像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黄土一样的箕山之阴的河南庄户地上，在湟水、大通河、大夏河和河西走廊酷烈的戈壁滩中，在古龟兹、在伊犁、在元彰八里、在弥漫着中亚细亚异乡的迷人旋律的空气中，——在那些深陷的眸子里辨认出血统之溪的流淌，感觉到那心火的闪跳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灵性。

我坚信这灵性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恒河之流的宣泄下，一切人生的失落、母亲的辛苦、民族的屈辱、眩目的急功近利都将逝而不返；而我们用了十多个世纪的代价追求的瑰宝将降临人间。

哦，我的父老兄弟，珍惜这心灵之火吧！

1982.7.8

心火

圣山难色

离开民族研究所时，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办完了一切离所手续。感叹过一瞬，觉得毕竟是求学钻研九年的旧地，人的缘分薄时也真是太薄了。走下大门台阶时突然怅惘了一会儿：我的一躯色彩变啦，而且这么简单。有什么未清的事么，踌躇着停了一下，突然觉得不该还那本书。

那是一本中亚探险史，遍记了十九世纪末以来踏查中亚的那些奇人事迹。然而使我怅然的不在那些艰苦大业，而是书中的一帧插页照片。

我恨我记不起那座山的名字，也记不清它究竟是坐落在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了！只记得它的方位，仿佛当年夜里捧读时，我曾幻梦般感到：应当登上天山西部的某一座主峰来眺望它；而且若想看得真切而激动，非要经特克斯溯水而上，绕过玄奘西行的经路——木素尔冰岭关隘，从清朝卡伦（哨所）的波马边界攀援，紧贴着办联国土靠近雪线，最后——在伟大的汗腾格里冰峰之巅眺望它才行。

上述路线不是遛半个月新疆就生虱子般生一沓子散文的骚墨客懂得的。

而那座山，它只有在如上的汗腾格里顶峰才能呈示神

姿。特克斯上游清冽的风刺着肌肤。那一年我进了有温泉的山口，想努力靠近汗腾格里——但是没有成功。山太陡了，后来走在一面镜面般光滑的、鹅绿色的山坡上时，骑在马上觉得人马都在悬崖边棱上走钢丝。不仅骑坐的俯仰散漫，当时恐惧得连气都屏住了。后来不敢控马，把命交给马儿。仗了它一步步走完坡脊，后来才勉强下了山——而我还是正经的蒙古草地骑手出身。我没能看见那山。

不先登上汗腾格里，是无法瞻仰那座被整个中亚崇拜的神山的。而我知道了，连汗腾格里都是绝顶。

十九世纪的探险大师们却不知在哪儿支上了相机，拍摄下如此一帧它的神异影像。这张照片，不，这座山是一座只须人对它的黑白照片望一眼就终身崇拜终生爱慕的，不可思议的高清神圣的极限。

那山无法描述。但该简略说几句：那山是在一个山结正中，四面八方耸矗着著名山脉的顶峰主峰。它并不高于那些群峰，但它却浑圆怪异地从那山结中心升起，像一万只茫茫白羊中蜷着一头漆黑的驹犊。群峰都披冰肩雪，只有它如黑玻璃黑水晶，刻着坚硬光滑的纹理线。群峰峥嵘如吼，只有它静若处子。群峰组成一片山的狂涛骇浪，拥戴着神密肃穆的这异情异色的它。

在一帧黑白照片中，该节略该掩饰的都不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种近乎恐怖的感觉——对于少数人来说，如果他们从东麓北麓踏遍了天山山脉；如果他们从西山麓熟读了帕米尔高原；如果他们透彻了昆仑、冈底斯和喜马拉雅几大山脉——他们在这一帧画面前将懂得崇拜的起源。

我从心底理解了一些百年前那些不安宁的探险大师，好像能试着揣摸他们那从未诉说的心境。

如果鲁迅的环境是在这群山之间，我想先生就不会再用匕首去攻打粪土了。而且，中亚也会增加一个虔诚的信者和一批绝好的赞美文。

我后悔过早地还了那册书，如今我手头身边失去了那幅画。一连几天，也许是因为苦夏的空寂吧，我病了一般只是痴痴想着那座圣山。

后来我也想冒一次险，我支起画板把我的印象画了一个轮廓。我用薄薄的蓝灰色底色，使一座莹莹浑圆的峰从几条磅礴巨脉的钳锁中缓缓浮现了。接着我迟疑了，一直到今天我还神神鬼鬼地狐疑难定。

怎样为它着色呢？连一笔都不敢往上画。

险入这样的位置——如同驼蹄的凹窝和冰壁上凿出坑洞的位置一是可感慨的。因为面对着这奇观般的神圣以后，心就不可能再向其它崇拜。而这座山有谁见过，有谁想象过，有谁可能和它有缘呢？遭逢这样一座山以后只能把它永远藏在心底。探险结束了，回到山外，回到人流熙攘的地方，回到都市，遇上相知可以向他畅谈汗腾格里和木素塔格，畅谈小道怎样危险地缠着陡坡棱线滑下——若是净遇些异类呢？

谁都学会了和他们只扯扯姑娘追，只扯扯麦西莱甫；扯扯葡萄、哈密瓜、烽火台或者阿斯塔那的干尸。从新疆、蒙古、西藏归来的人们，哪一个没有一点浅浅的孤独呢？何况你们，何况怀里揣着普热瓦尔斯基、赫定、斯坦因的